

漢唐事笈對策機要

七



漢唐事笈對策機要目錄

唐

○卷之一

宰相

吏部

○卷之二

臺諫

考功

○卷之三

内外官

方鎮下

○卷之四

郡守

○卷之五

選曹

任子

○卷之六

口分世業

租庸調下

○卷之七

府兵上

禁兵



宰相

戶部



六尚書



學官

階勳封爵

方鎮上

方鎮中

選舉一

選舉二

貢舉一

貢舉二

寬狹鄉

租庸調上

府兵下

内外兵

○卷之八

邊防

戶口

役

東南財賦

漢唐事笈對策機要目錄



後集

漢唐事箋對策機要卷之一

後集

進士盱黎朱禮 德嘉 著

唐

宰相上

唐相名太褻實太煩其弊終味

唐以中書僕射侍中為三省官

官志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

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之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也。此蓋漢世宦官彘臣之稱

東漢官令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調者令又謂者僕射注曰天子出奉引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侍中掌侍左右贊導眾事

而命宰相此儒者所以 譏也然此特其名之不正者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乃在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一蓋三代之際天子所

與大臣致力於官府都鄙邦國之治者周官冢宰掌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莫不近者致其詳遠者致

其畧卑者治其凡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居其逸而天子至於無為自封建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寔遠

一命之士皆自朝授而人主所自治者益勤然而詳畧凡要之區苟有統理庶幾近古亦可言治今太宗

既為尚書六司官志尚書省有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曰吏部戶

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也又有九寺四監官志太常寺光祿寺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九卿寺皆曰正卿少卿曰大夫又四監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

見 蠶掌庶務而以宰相總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佐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

吏部又監東宮兵馬本傳能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

魏徵戴胄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

預朝政或云專典機要魏徵貞觀二年以秘書監參

正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政授文本侍郎專典機

要遂良進黃門侍郎授張亮以刑部尚書參

預朝政並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

常職亦無常官乃至守本官為之而有領如故判如

故之日肅宗寶應元年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

平章事領度支等使如故憲宗元和十二年皇甫鎛

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八月以本官及程異以工部侍

郎並同平章事判使政事堂而分決本司事以自

便如故如此類是也政事者至日午乃還本司

便選舉志初諸司官知政事亦知中書決本司事

以自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丞相既無定官又多以

他官兼領以見宰相表睿宗景云元年云云

授以帥臣而謂之外宰相其不足取法非一端槩此

非太宗貽謀之過歟夫太宗但能責房杜日閱訟牒

為非宜房玄齡傳進尚書左僕射帝曰公為僕射當

暇求人哉乃物細務屬不知下兼他職已失其宜房

杜但知遜諫臣直為得大體而房杜遜其直不知

下行選部太宗以開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

留文武擿六百四十三負如晦傳參掌考功傳玄齡

如晦為尚書右僕射仍領選事兼領學官元

真王珪掌監修國史射監修國史兼領學官元

內外官考文李第李上如晦封皆非其體也當是時

陳師合上按士論謂一人不可總眾職而太宗斥之

嶺表如梅傳知晦與玄楷共管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表有咸得我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

此稱太宗能柄任大臣不知師合所言要有至理且

謂之宰相自然無所不總何煩又兼他職然後謂之

柄任邪師合之論非以輕宰相政以重宰相也時君

既以貽譴史官又以歸曲宜其論之不傳也嗟夫真

知宰相之體者太宗房杜猶有愧下此又何言焉姚

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本傳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

前後作鎮皆佩相印本傳德宗時遷中書侍郎數次

政哉昌節度使同平章事後接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

宰相下宰相正當諫君李德裕著論獨謬

古者諫無常負位乎朝者皆可有言而况宰相豈無

言責故伊傅周召皆有訓誥著於詩書不可誣也唐

太宗嘗責宰相全無諫諍若但書敕行文書人誰不

堪通鑑正觀三年四月上仰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皆應論執比來為順從不聞異違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此為得所以委任大臣

之道其時魏謩位宰相號稱善諫前見不聞以是為侵

官也李泌言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本傳德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數稱舒王賢  
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後立  
子臣不取以古事爭目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  
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  
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安敢自信於陛下  
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  
而誅分也帝悟陸贄言姜公輔官諫議職宰相  
太子乃得安

固其職分公輔傳德宗朝擢諫議大夫日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殿唐安公主道寬帝悼之甚  
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賊平主即歸葬今行道宜從  
儉以濟中興帝怒謂陸贄曰唐安之葬不致事坐  
今系覽為浮圖費甚寡約不當宰相開預苟欲指朕  
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  
臣朝文納誨微而李渤以蕭儉段文昌不諫驪山之  
鴻之乃其可也

幸書之下考李渤傳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  
宰相儉文昌植陛下即位倚以貴功要危殆亂所係  
也陛下比幸驪山宰相李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  
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儉與李絳父不諫憲宗輒詰  
李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

所以然本傳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  
朕官中對准官官女子與卿講天下事乃然則唐之  
其樂也絳或无所論辭帝輒詰所以然

賢君未嘗不以諫諍為宰相之責惟李德裕著論乃  
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非宰相之謂也且宰相職無不  
總天下之事皆得平章何獨諫諍而不可歟且其位  
尊地親地親則其察之也微位尊則其接之也重故  
以宰相而備諫常得之於得失未彰之前而有欵曲  
必從之勢雖唐制諫官別有負數若其事涉利害亦  
容宰相爭執何獨不可而謂非其職乎且唐宰相分  
領他事多矣不以是為侵官獨於諫諍致辨焉豈為  
知所輕重哉然德裕亦稱名相非苟為容悅者不知



何為獨建此論其與武宗言明元初輔相率二考疏  
罷雖姚宋不是過惟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以為亟  
進退宰相為治之本德裕傳宗立召為門下侍郎  
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能治又言開元初輔  
相率二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  
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此言又異於持祿  
保位者然獨不言房玄齡相太宗十八年宰相表武  
宗即位為中書令正魏徵亦十四年宰相表正觀二  
觀十七年以母喪罷預朝政十六年罷何害其為治哉以此知其言論苟  
發不當事理居多非知道者特以才具勝耳

六尚書

綱要不專故官繁必曠

有虞九官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一而為二兵刑是

也舜命皋陶明刑兼理蠻夷猾夏之事或合二而為

一禮樂是也舜命后夔典樂伯夷然虞官百周二倍

之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周卿雖寡而副之者

多故也秦變古為九卿世儒乃謂二孤與六卿為九見禮

殊不知二孤自無職任與三周官初未嘗與六卿為

九秦人每事不師古始亦未嘗取法成周漢亦但承秦制

而已惟其既為漢之九卿見漢宰相注則不可復為周之六典

象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猶周之有六

典亦不可復別為虞之九官也今唐既有六尚書又

有九寺卿官志每寺卿一人正四品又上注合周漢而並用

之不幾於繁乎且一尚書之分為其屬者有四是為

二十四司矣

官志吏部屬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

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禮部四屬一曰兵部

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庫部刑部四屬一曰工部

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司馬工部四屬一曰工部

部四曰水部。二十四司之屬有侍郎吏部侍郎

品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以三銜之法官天下之材

戶部侍郎二人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

差禮部侍郎一人掌禮儀祭享貢奉之政兵部侍郎

一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刑部侍郎一人掌

律令刑法按覆讞禁之政工部侍郎一人掌

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廨紙筆墨之事。有郎中

有員外郎曹郎中尚書侍郎之式同封郎中一人員

外郎一人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同勳郎中一人員

外郎二人掌勳級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員

功過之考法戶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員

獻蠲免優復婚姻繼嗣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

而支調之金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員

衡度量之數官市交易之事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

人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禮部郎中

員外郎掌禮樂季校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之事

祠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員

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膳部各一人員

牲豆酒膳主客各一人員

部郎中一人判簿及軍戎調遣之名員外郎一人員

身之推調一人判簿及軍戎調遣之名員外郎一人員

貢奉推調一人判簿及軍戎調遣之名員外郎一人員

隍鎮戍鋒候防火道路遠近四夷歸化之事

不包而亦何所不任也司農太府積之事太府

炭炭頰田獵之事水部各一人員

人掌京都備關並園山澤草木及百官諸蕃

費率及天下奏謝都官各一人員

田及京文武職田諸司公解田以品給焉

不包而亦何所不任也司農太府積之事太府

炭炭頰田獵之事水部各一人員

人掌京都備關並園山澤草木及百官諸蕃

費率及天下奏謝都官各一人員

田及京文武職田諸司公解田以品給焉

貨稟藏貿易四方貢。六部之職也太常宗正。太常掌禮樂郊

賦百官奉秩等事。禮部之職也大鴻臚。掌賓客

廟社稷之事宗正掌天禮部之職也。光祿勳但供良醢。光祿寺掌酒醴

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禮部之職也。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幕。衛尉

官珍羞良醢。禮部之職也。大理。掌折獄詳刑等事。刑部

寺掌器械文物總武庫武器祭祀朝兵部之庫部也。會供儀羽節鉞金鼓惟幣因禱等事。兵部之庫部也。

太僕。掌廐牧輦兵部之駕部也。大理。掌折獄詳刑等事。刑部

也。而其涂四監。國子監掌儒學訓導之政少府監掌

之政重監掌膳甲。以禮兵二部隸之亦可也。夫天

下之事以今準古雖曰條目增繁而其綱要自不可

易苟因其職位釐而分之合而總之其屬愈多而統

自有要亦無害其為善法矣且以周之六當虞之九

豈其遂畧於古哉總之者要而屬之者詳也唐之官

品卿監視尚書。官志九寺卿並正三品四監少卿視

侍郎。九寺少卿並從四品上。是一職而二任又多為之

統則其勢必至虛授而多曠是其繁也乃其所以為

曠也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迂易不同空

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

伯益四百景之說。本傳建中初河朔兵爭戰民困賦

官省乃上議曰昔臯陶作土今刑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

一臯陶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

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

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

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罔為太僕今太僕卿

駕部郎中輦奉車閑廐使則四伯罔也古者天子有

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八

十負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隋刺史總察

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軍府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賤務有司亦謂有司事實哉誠致治者先正名陸長源言其曠官之弊則曰兵部無我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營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祕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曾虛設祿俸枉請司天下之理本云云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身者藉以為地一闕如是諸司噫其言之盡矣亦知其為繁乃其所以為曠者歟

**吏部** 唐侵吏部官亦幸有數人知休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謂王制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李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惟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唐人先之以禮部而終之以吏部禮部掌貢率之此部見前注

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古之取人德行為本司徒考其德行而司馬授之政事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此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

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禮夏官司士云云則猶唐之考功郎之類也

官志戶部考工郎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眾而讀之流內之官叙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然而冢宰者初無預於其間

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之耶漢至成帝而選曹之名立東漢官志尚書令注

成帝用士人復故掌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自漢之東權歸臺閣東漢仲長

統傳光武憤數出之失權分權臣之切命矯枉過直  
府任輕機事  
府任輕機事  
專委尚書 所謂臺閣者廼尚書之職而選所自出

也論者每以不任三公謂為倒置豈非選權益重既  
非昔比宰相又有不可虛拘者耶晉宋而下其任均

矣徐羨之謂蔡廓曰黃散而下悉以相委猶辭而受

選通鑑宋蔡廓王元景平元年詔豫章太守蔡廓為  
吏部尚書廓謂傳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

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  
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

異廓曰我不能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又晉山濤為吏部中外負品多啓授 則吏部猶重

也然自是宰相常總其大而吏部常任其小以至于

唐有教授有旨授教授者五品以上宰臣奏議而除

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

葉後一

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

及御史等官皆以旨授列於選曹陸贄奏議請許其  
省長官率薦薦吏

狀云云因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  
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

者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  
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

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  
曹銓綜之例著在令格至今不刊未聞常參官悉委

宰相選擇此又近 四年乃敕負外郎御史并餘供奉

官皆以教授不復在吏部矣選率志元宗詔負外郎  
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

敕受而兵吏部各以負外郎一人  
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益輕矣 然則吏部之權日

益輕宰相之任日以繁然而唐世吏部之職皆得以

已意物論銓擇其材品而進退之非但據資授職而

亦不可以取必於一定之制是以宰相吏部皆得行

其權焉噫辨論官材司馬職也詔爵詔祿司士職也  
黃散而下悉委之選宋吏部職也諫負臺屬不由敕  
授開元以來吏部職也並見以今準古吏部之職豈  
其輕哉夫唐既嘗輕之矣然猶有重者存是可嘉也  
若夫元宗以蘇頲分掌吏部選而親臨決之吳兢切  
諫以為不可通鑑元宗紀開元十三年上疑吏部選  
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吏部不得銓試判將再遷召入禁  
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  
以為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  
物之道昔陳平剛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  
問閭死之人况大唐乃乘之君豈得下此行銓選之事  
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  
從明年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贄不從命德宗以諸  
復罷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材上密諭贄贄自今除齊抗  
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贊奏言云云見上注○齊抗

不復遣官覆吏部歲考曰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

覆核非任人勿疑之道本傳德宗時官至太常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吏部歲

白過官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非賢者用心本傳正  
元二在

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  
下吏白過官渾潏然曰云云此皆明選法本源而

知體之論可以為法者也

戶部 宰相理財無害而戶部三變則非

唐戶部之職蓋嘗三變焉社佑為唐分六部兵吏尚

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通鑑云云蓋吏部主文選

兵部主武選選率志九選有文武文選  
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此權任之所

歸是以稱美焉惟戶部當古地官之任禮地官司徒  
掌土地人

數其任甚重其務甚繁然而不若吏兵之為美也方  
時無事人主留意人材故以宰相下行選職見宰相注所  
以寵貴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屯仰給有司用度  
或闕國非其國矣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  
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焉蓋自肅宗始以宰相呂誼任  
度支其後遂為故事通鑑傳乾元二年擢誼同中書門  
知門下省兼判如裴度李德裕皆常以身任之惟路  
隋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度因辭度支度傳累為宰相  
未幾判度支通鑑文宗二年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  
重不宜兼錢穀谷璣碑之務如揚國忠元載皇甫鎛皆  
也於是度辭度支韋洪質亦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  
德裕怒其輕己且貶之李德裕傳武宗立召為門下

策後一

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谷德裕奏言云二洪質繼  
臣宜得以非所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又洪質言  
武宗曰宰相權重不宜使領三司錢谷卒坐貶官識者以是知裴李之優劣  
然以國體言之則路韋之言誠為得之矣若捨其文  
而究其實此蓋邊籌國計之大者安危之所係非其  
才具過人有未易辨委而辭之則甚易取而任之則  
甚難夫行選事以為美而人不以為議任錢穀以為  
論而人反以為譏必欲為持體之論盡於人情之所  
欲者先焉然周制以冢宰制國用周禮小司寇云大  
內史同會冢宰式所謂九貢九賦九職皆有常  
分九貢九賦九職皆有常  
之賦是也九賦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刑  
之賦邦縣之賦邦甸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刑  
之賦是也九賦邦縣之賦邦甸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刑

匪頒好用之式是也九職三農生九谷園圃毓草木

實通貨賄嬾婦治絲枲臣妾欽蔬材間民轉移執事

是也小宰執九貢九賦九式之法以均節邦用太尉

掌式以受其貨賄之入司書以九貢致財用九賦令

財用九功令民職之財用九式節邦之財用司書掌

入百物以正九事以周知出屬官治其凡而冢宰總其

要耳以天官冢宰均節財用以九職任萬事以九賦

也唐制六部尚書皆宰相之屬相注而度支郎掌歲

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郎貞外郎

以掌天下租賦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乃奏然則財用之計本

關宰相使戶部治其繁而已總其要亦何不可今也

係以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變也其後遂以諸司郎

官分掌或云權判德宗時陸贄請以前胡南觀察使

或云專判揚國忠傳元宗召見入供奉專主籍簿計

判度支七年專而戶部度支失職矣此又一變也又其後

遂省之而分置使故吳武陵言鹽鐵度支一戶部耳

今三分其務吏萬貲本傳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

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羅貯備使擇郎中之武

陵諫云云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

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

官皆御史負外郎為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

其務是御史負外郎為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

胥徒走卒治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為不寧誠欲邊

增吏也易直不納則戶部之職盡廢此又一變也

接于五代後唐遂以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使通鑑

明宗天成元年廢租庸使以鹽鐵戶部度支然則戶

部之職一變而判以宰相再變而主以地官三變而

部之職一變而判以宰相再變而主以地官三變而



為三司而其三司使廼其三變之餘耳是亦非古  
朝熙寧間始罷此職徐守博南唐紀談云云三司使之名起於後唐明宗宋朝因之  
嘉祐中京師大水始取三司使之河渠案置都水監  
元豐官制復以三司使歸之軍器案之事歸之將  
作監三監皆隸工部於是戶部所掌版而論者惜之  
籍財用二事而已非復三司之舊。而論者惜之  
元祐中蘇子由為戶部侍郎建言祖宗參酌古今之  
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半非以私三司也事權  
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因請都水將作軍  
器皆隸戶部又蔡龍圖官制舊典云王相石為相自  
著周禮義以合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  
權凡賦稅征納之財悉歸三司摘山海坊台  
權貨戶絕沒納之資皆歸三司免役坊場河渡  
禁軍鐵領地利之資皆歸三司又有歲課上供  
之數蓋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是但知本朝  
不與焉於是祖宗創國計之良法盡壞

典故而未嘗考所自來也

漢唐事箋對策機要卷之一

後集





